

流潋紫·著

后宫

甄嬛传

肆

一部后宫女人的生存史诗，一段帝王恩宠所牵系的权谋漩涡。
宫墙深深，壁影朱红，娇媚孽笑间，是什么在如汐暗涌……

后宫小说始祖、全国热播电视剧
《后宫·甄嬛传》续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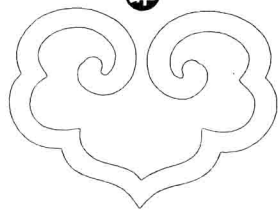
流潋紫

再造古典
完美主义巅峰！

后宮

·
如懿傳

肆



流潋紫·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宫·如懿传. 4 / 流潋紫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113-4222-5

I. ①后… II. ①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1078号

后宫·如懿传. 4

著 者: 流潋紫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叶 辞

封面设计: 红果书装

排版制作: 刘碧微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980mm 1/16 印张: 17 字数: 285千字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4222-5

定 价: 32.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068999 传 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后
宫

·
如
懿
传



目
录

第一章	琉璃脆	001
第二章	彩云散	009
第三章	玉痕（上）	017
第四章	玉痕（下）	028
第五章	笑语闲	037
第六章	风波定（上）	045
第七章	风波定（下）	054
第八章	凤位	062
第九章	鸳盟	071
第十章	穿耳	080
第十一章	母家	089
第十二章	惊孕	098
第十三章	螽斯	107
第十四章	嫵舞	116
第十五章	红艳凝香	125

第十六章	旋波	134
第十七章	玫瑰（上）	142
第十八章	玫瑰（下）	150
第十九章	初老	158
第二十章	离隙	167
第二十一章	见喜	176
第二十二章	欢爱	185
第二十三章	得意	193
第二十四章	端淑	201
第二十五章	女哀	209
第二十六章	醉梦	218
第二十七章	烈火	226
第二十八章	自保	234
第二十九章	进退	243
第三十章	昆艳	257

后
宫

·
如懿传
肆



目
录



琉璃脆 第一章

次日黄昏，御驾前呼后拥，果然到了翊坤宫前。彼时斜阳如金，照在那宫苑重重叠叠的琉璃瓦上，流光如火如霞，刺眼夺目。如懿只觉得这几日望眼欲穿，心中早就焦虑如焚，只是一向自持身份，不肯在人前流露。如此，却又多了一重压抑。

皇帝到来时太监一下一下的击掌声遥遥递来，外面宫人早跪了一地。如懿看着皇帝穿着一袭家常的素金色团龙纱袍徐徐步入，面容越发清晰，如能和心中所思的样子密密重合，不知怎的，便生了一重酸涩之意。

从来，他便一直是自己想象中的模样，却并不曾如她期待一般，信重于她。

如懿这般模糊地想着，皇帝已然步入。如懿屈膝迎了下去：“皇上万福，臣妾多日不见，在此恭请圣安了。”那四名嬷嬷自是亦步亦趋地紧紧跟着，如看着犯人一般，寸步不肯放松。皇帝知她从冷宫出来后再未受过这般苦楚，何况她又是心性极高的人，这几日被人人时时刻刻盯着，怕也是难受到了极处。

这般一想，皇帝心底无端便柔软了几分，也不看旁人，只挥手道：“下去吧。”

那四名嬷嬷即刻退下，殿中越发静谧，只剩了皇帝与如懿二人相对。如懿泪



眼盈盈，只是倔强着不肯落泪，一身烟青色无绣丝袍穿着，越发显得如一株凌霜的寒竹，细而硬脆。皇帝蓦然轻叹，只是两相无言。他一眼瞥去，见如懿手边的紫檀小几上搁着一本翻了一半的《菜根谭》，眼底闪过几丝诧异：“这个时候，你倒有心看这个？”

皇帝十指轻翻书页，如同翻着自己忧惶而支离的心情。如懿螭首微垂，低婉的轻叹如薄薄的风：“事有急之不自白者，宽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忿^[1]。臣妾看了半本《菜根谭》，唯有这一句颇合己意。”

皇帝凝视她片刻：“所以你不急着向朕申辩，肯安静禁足。”

这一句颇有温厚之意，勾起如懿蓄了满眼的泪。如懿强自撑着道：“痛哭流涕或是苦苦纠缠，不是臣妾的作风。”

皇帝沉默片刻，微微颌首：“所以朕如今才肯来听你说几句。说吧，你有什么可辩的？”

庭前一株株石榴花树，开得团团簇拥，烈烈如焚。她只凝睇着他，执意地问：“臣妾无甚可辩，只问一句，皇上是否肯相信臣妾？”

皇帝并不肯看她。有那么片刻的沉寂，如懿几乎能听见更漏的滴答声，每一声都如千丈碎冰坠落深渊，激起支离破碎的残响。真的，只有那么片刻，仿佛就在那一呼一吸之间，足以让她心底仅余的热情急转直下为荒烟衰草的颓冷。

终于，皇帝的声音渺渺响起：“不是朕肯与不肯，而是朕的眼睛和耳朵能不能让朕的心接受且相信。”

如懿听皇帝这样说，心里更揪紧了几分。“皇上这样问，是不是因为蕊心里什么都问不出来？”她上前一步跪下，急切道，“皇上，到底蕊心受了多重的刑罚？”

皇帝的神情淡漠得如斜阳下一带脉脉的云烟：“方才还拿《菜根谭》的话劝诫自己毋躁急，一提蕊心便急成这样。她不会死的。”

如懿听皇帝的口风，知道是问不出什么了，只是满腹委屈与凄恨纠缠成一团乱麻，逼得她急切不已：“既然罪在私通，皇上可问过安吉波桑大师了？”

皇帝的语气有棱角分明的弧度：“他只道那日自己独居一室，未曾离开，但是并无人可以为他证明。倒是有几个小喇嘛说起，见过你与他多次私下交谈，比

[1] 此句的意思是：当事情急切之际难以表白时，不妨先宽缓下来以听其自然，也许事情不久之后就会澄清。不要太急着为自己多方辩解，否则会使对方更加火上浇油。

寻常嫔妃更亲密。”

如懿沉吟片刻，朗然道：“出家人不打诳语，何况波桑大师是高僧。臣妾与大师交谈，也是视他为佛祖使者，无关男女。”

皇帝瞥她一眼，从袖中掏出那串七宝手串并那枚方胜，霍然扔在她身前的锦花红绒地毯上。那方胜原不过是薄薄的洒金笺，里头又裹着东西，一时受力不住，那莲子便破出来滚了出去。皇帝一时不觉，雪白的鞋底踩在莲子之上，发出闷闷的碎裂声响，听得人心神凛凛。那七宝手串仿似一条五彩斑斓的死蛇透迤在她跟前，吐着僵死的芯子。

皇帝叹道：“既然动了凡俗之念，便是乱了佛法，哪里还记得清规戒律？”他冷哼一声，“圣祖康熙爷在世时便出了仓央嘉措这样的情僧，妄悖佛家至理。如今这一脉俗念竟留在了这些人的血液中，从此只看得见女子，看不见佛祖了么！”

如懿陡然闻得皇帝冷声，只觉脊背间有细密的汗珠沁出，似多足的细虫，毛刺刺爬过，所经之处，痛痒难耐。她到底还是耐不住性子：“那么皇上打算如何处置波桑大师？”

“朕一生的颜面岂可为蝼蚁之人损伤？一旦查证是真，朕会除去安吉波桑。”皇帝的口气轻描淡写，却含着无可比拟的厌憎，“要处死一个人，不必那么费事。有时跌一跤失足摔死，有时吃错了东西暴毙，有的是办法。”

“这样的办法，会落在安吉波桑身上，也会落在臣妾身上。不是么？”如懿无声地冷笑，“人人都是蝼蚁，无论是被尊崇一时的法师还是皇贵妃，不过在他人指间辗转求存罢了。”

皇帝摇了摇头：“你不必急着拿自己与他相提并论。”

自那日玉妍将所谓的“证据”七宝手串交给皇帝之后，如懿便只匆匆看过一眼。然而，她亦明白，从那日的所谓“遇刺”开始，到巡守侍卫的经过，再到与她字迹一模一样的私通书信，便是一张精心织就的天罗地网，死死地兜住了她。没有破绽，根本毫无破绽可寻。她有些绝望地看着皇帝，一颗心难过得像被浸在滚水里反复地揉着搓着，勉强浮起，又被死死摁到底处。末了，只是虚弱得无力：“臣妾自问与皇上经历过许多事，皇上还不相信臣妾么？”

皇帝微微犹豫，别过脸道：“朕也很想相信你，可是有人证与物证，朕不能什么都不查就全然相信。且朕要的，不只是让朕信服，更要让所有人都信服，你是清白的。”



如懿盯着皇帝，强忍着心口重重紧皱的郁结，她清静淡漠的眸子依然如旧，仿佛是一泓不见底的深潭，不过轻轻漾了一圈涟漪：“是臣妾糊涂了。臣妾以为凭着多年的情分，相知相许，皇上会相信的。”

那一刻，如懿眸子似有秋水寒星般的冷冽之光，含幽凝怨，乌定定地直直向他心底钻去。那光似乎有某种灼人的力量，刺得他微微发痛。他有些动容，却转首不经意地避开她的目光：“朕不是薄情寡义的人，对你有情分，对后宫诸人都有情分。但是皇贵妃，所谓清白从不是用情分来断定的。”

如懿仰起脸，缓缓地浮上一层稀薄的笑意，恍若月初时分清冷暗淡的月光：“是啊，原来皇上对臣妾的情分，也是对旁人的情分。”

如懿颓然俯下身，死死地抓着那串七宝手串。除了蕊心的抵死不认，她并没有多余的办法来证明自己。雪白而模糊的泪光里，她死死盯着手里的七宝手串，原来所谓情分与信任，是可以被这些身外之物轻易击碎的。她唯有自己，唯有海兰，唯有弥足珍贵的可以信赖的人。而那人，却不是他，不是自己枕畔相守多年之人。

这，算不算一个冷冽的讽刺？

皇帝站起身来：“你若没有话说，朕只能等着慎刑司用完刑罚，蕊心还是说出你未曾私通的供词。受尽刑罚仍不改初衷，朕想，这样的供词，足以服众，足以平息留言。”

如懿眼中的泪冻在眼底，清冷道：“臣妾无奈，也为蕊心痛惜。皇上若肯，请遍查各宫宫女嫔妃，最好是左右手都写字试试，看谁的字与臣妾的最相似。”

皇帝“嗯”一声：“好。朕自会去查。朕也想查知，朕的皇贵妃清白无污。”他向前几步，眼看着就要跨出门槛去了，如懿看着自己指尖的七宝手串，细细摩挲着，触目所及处蓦地惊动了心神，大声道：“皇上！皇上留步！”

皇帝停住脚步，却并不转身，只是冷然道：“话已至此，你还想说什么？”

如懿的一颗心悬在喉头，指间死死攥着那条七宝手串，颤声道：“这几日，皇上可曾细细看过这串手串？”

皇帝的声音里有伤心与厌倦，仿佛蒙蒙的潮湿的雾气，让人觉得窒闷：“这样的污秽东西，朕不想看。”

如懿膝行上前，遏制不住激动之色，扬声道：“皇上，这串手串不对！”

皇帝本欲抬起的右足霍然定住，转身向她道：“什么？”他的话里有热切的不确定的希冀。



如懿立刻将七宝手串递到皇帝跟前，切切道：“皇上，此手串乃是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和玛瑙制成。所谓七宝，因不同经书所记有异，可作七宝圣物的东西有十几种，但密宗七宝中定有西藏盛产的红玉髓而非玛瑙。红玉髓和玛瑙二者颜色与质地相近，看着都是通透嫣红，只是玛瑙更为名贵。大师是密宗高僧，断然不会混淆。”

皇帝的眉头渐渐蹙起，似叠峦山川，曲折难平。他举过那串手串上珠子对着天光细瞧了片刻，重重拍在紫檀螺钿小几上。

李玉一拍脑袋，叫道：“皇上，这手串上用的确实是玛瑙啊。安吉波桑大师是密宗法师，断不会以此相赠，所以说皇贵妃与大师私下往来，绝对是旁人诬害。”

如懿咬了咬唇，扬声利落道：“那么也不必盘查满宫的宫人嫔妃了。宫中嫔妃都出身满蒙汉，通晓佛教常识，断然不会弄错。能弄错的，一定是不懂的外来女子。”

李玉踌躇片刻，搓着手道：“皇上，外来女子怕是只有……”

皇帝扬了扬手中的七宝手串，神色冷漠而锋利：“是了。若是信奉佛理之人，怎敢污蔑僧佛，妄造口孽。也唯有别有信奉之人了！李玉，你去告诉嘉贵妃宫里，每人用左右手各写下密宗七宝常用之物，谁的字像皇贵妃的字迹，立刻带来见朕。”

李玉“噫”了一声：“皇上，如今小主们总在启祥宫走动，奴才这么雷厉风行去了，怕是不好。”

皇帝想了想：“内务府有一对新进的步摇，朕原要赏给愉妃的，你便送上去给嘉贵妃吧。”

李玉答应着，立刻领命去了。

如懿低首含眉：“臣妾被禁，翊坤宫乃不祥之地，请皇上万勿久留。”

皇帝道：“朕问过你几句，便也罢了。”

如懿终不肯抬头，只是望着自己素色鞋履上连绵不绝的茉莉花碎纹：“皇上暂肯一顾，许臣妾辩白几句，臣妾感恩不尽。”

她俯首，郑重三拜，依足了臣下的规矩。皇帝默默看着她：“你原不必与朕这般生疏。”

原来，他还是明白的。

如懿伏在地上，尘灰弥漫于地的气味，微微有些呛人。她分明听得皇帝的足音出去了，眼底的泪忍了再忍，蒙眬里抬起头来，唯有凌云彻临去一顾，深深颌首。蓦地，她心底便安宁了不少。

启祥宫宾客盈门，正莺莺燕燕挤了满殿。绿筠本是不大出门的人，也坐在下首，却不似众人一般笑容满面，只是愁绪满怀，含泪垂眸。

玉妍本与绿筠皆为贵妃，此刻却坐在上首，更兼她服色鲜明，一袭红衣如一团烈烈榴花一般，更衬得筒衣薄鬓的绿筠似畏畏缩缩，困顿不堪。

玉妍笑吟吟道：“纯贵妃姐姐所请，不是我不愿，实在是无能为力啊。您知道的，宫中一向能说得话的是皇贵妃。我虽有协理六宫之名，不过是虚名而已。”

绿筠赔笑道：“如今谁不知道皇贵妃自身难保，一切有赖嘉贵妃而已。”

玉妍笑着瞥了一眼绿筠，被蔻丹染得鲜红的指甲点在同样艳红的唇边：“纯贵妃姐姐说这样的话，我可不敢当。”

绿筠急切道：“我知道永璋不争气，读书比不上永璜，甚至连永琪也比不过。可他到底是皇上的儿子。皇上自从在孝贤皇后丧仪上呵斥永璋，也就更瞧不上他了，见面便是叱责。好好儿的孩子，见了皇上如老鼠见了猫似的。嘉贵妃，我知道永璜得皇上欢心，你能在皇上面前说上话，也请你顾及永璋，顾及我做额娘的一点儿心意，为永璋多说几句好话吧。”

玉妍微微正色：“纯贵妃姐姐，你我都是做额娘的人，自然知道孩子争气是得靠自己。我且有三位皇子，如何能顾得过来旁人的孩子呢？没的叫人笑话，说我手太长，去插足你们母子之事。”

绿筠语塞，眼看要落下泪来。玉妍偏还不肯放过，嚼了一枚香药乳梨道：“纯贵妃，说句实话，我只是嫔妃，不是中宫皇后。若有那一日，永璋成了我的庶子，我自然不能不开口。可今日，罢了吧。”

绿筠纵使再好脾气，也按捺不住性子，霍然站起身来。然而，身畔众人只围着玉妍说笑，无人将她放在眼里，一时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无限孤清。

玉妍毫不在意绿筠，只顾着说笑，骤然见了李玉前来，正谈笑风生着，笑纹仍挂在唇边：“李公公怎的一阵风儿似的来了？”

李玉举起手中的青玉钿盒，笑眉笑眼地道：“皇上新得了一对步摇，让奴才给嘉贵妃娘娘送赏赐来。”

为首的庆贵人笑着奉承道：“皇上有好东西只疼嘉贵妃娘娘，今日也让我们开开眼。”

玫嫔冷笑道：“皇上对着嘉贵妃娘娘，有几日不赏的。只怕打开了启祥宫的库房，还不够庆贵人看的。皇上特地命李公公前来，怕还有旁的事要吩咐，咱们何必这么不开眼，非杵在这儿呢？”

庆贵人有些讪讪的。绿筠第一个坐不住，也不告辞，立时去了。当下众人亦识趣，便一一告退。

李玉趋奉上前，打开青玉钿盒，满面堆笑：“皇上新得的步摇，特赐予嘉贵妃娘娘。”

玉妍连声谢了恩，细看道：“这是红玉髓么，还是玛瑙？仿佛是红玉髓吧，二者倒是很像，若不细看，实难分辨。”

李玉道：“二者是相近，但嘉贵妃娘娘好眼力，确是红玉髓。”

玉妍当下便笑：“红玉髓不算名贵之物，皇上怎的想起来做步摇了？”

李玉道：“嘉贵妃娘娘忘了？孝贤皇后在时最不喜奢侈矜贵之物，向来朴素。皇上这几日思念孝贤皇后不已，所以拿红玉髓制了步摇，以表哀思，更表对孝贤皇后俭朴的尊崇。”他微微凑近，“嘉贵妃如今万人之上，可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玉妍与贞淑互视一眼，强压着满腔狂喜，笑道：“本宫只当皇上知道本宫喜欢红色，所以才赏赐的，不意有如此深意。亏了公公明言。”

李玉拱手含笑：“还有一事，奴才须得禀明嘉贵妃娘娘。娘娘知道，宫中出了皇贵妃私通之事，皇上大为不悦，所以要彻查此事。”

玉妍道：“这是应当的。”

李玉颌首：“娘娘明白就好。如今皇上说事涉法师，又有七宝手串为证，便要各宫都写下密宗七宝常用之物。如今娘娘位分最尊，此事须得从娘娘宫中而始。不知娘娘意下如何？”

李玉每说一句，玉妍的笑容便淡一分。她沉吟片刻，目光徐徐扫过身侧的贞淑，淡然笑道：“皇上既然这么说，本宫自然推脱不得。贞淑，你便去将合宫宫人都唤来吧。”

然而，并没有谁的字格外像如懿的，倒是有一个宫人的字奇丑无比，扭扭曲曲。李玉何等机灵，便立刻提了这人来，正是玉妍身边的宫女贞淑。

贞淑颤巍巍跪在坐榻下，因她是跟玉妍从李朝来的陪嫁，皇帝对她也格外客气些，道：“这些字写得那么难看，可是你的手笔？”

贞淑低着头畏惧道：“是。”

李玉厉声喝道：“那这些年来写家书总是会的吧！李朝的字虽然比满文汉文简单些，倒也不至于换种字就写得跟蚯蚓爬似的吧？！”

贞淑噤嘴道：“宫里不许宫女识字写字，奴婢很久不写，也生疏了。”皇帝笑了笑，眼中却如深渊寒冰一般，唤道：“李玉。”

李玉即刻上前来，递上两颗珠子。皇帝道：“那也无妨。这是朕赏你的玛瑙，你选一颗好的带回去串成链子戴着，也算是对你这么多年伺候嘉贵妃的一点儿心意了。”

贞淑不解其意，但见皇帝这么吩咐，惶惑了许久，终于选出其中一颗较红的，欠身道：“奴婢谢皇上赏赐。”

皇帝扬了扬脸，定定道：“李玉，朕方才让你送去给嘉贵妃一对步摇，嘉贵妃怎么说？”

李玉朗声道：“嘉贵妃细问了奴才是红玉髓还是玛瑙，然后谢皇上赏赐的红玉髓步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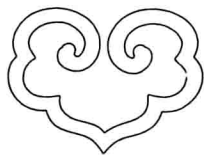
皇帝摇头道：“嘉贵妃倒识得清楚。”

皇帝瞥了贞淑一眼，定定道：“朕方才说错了，这两颗不是玛瑙，都是红玉髓而已。但无论是与不是，你要选上那么久，朕便知你不识红玉髓。你不能分辨二物，难怪连密宗七宝不用玛瑙而用红玉髓也不知道。”皇帝沉下脸：“李玉，把贞淑送进慎刑司，换了蕊心出来。告诉慎刑司，对贞淑哪里都能用刑，只不许伤了手，直到她能临摹出和皇贵妃一样的字来。”

李玉忙答应着去了，皇帝又唤住他：“送蕊心回来，再请最好的太医来，替蕊心瞧瞧。”

皇帝这么说，如懿心中更是一沉，忍不住露出几分焦灼神色来。皇帝温然相对：“如懿，今夜你好好儿歇息，明日是中秋，你是朕的皇贵妃，朕等着你来主持中秋家宴。”说罢，皇帝便起身离去。精奇嬷嬷们也跟随李玉离开。仿佛不过一瞬，如懿又从地狱回到人世，回到她暂摄六宫的皇贵妃之尊。

云端地狱双重辛苦，虚得一颗心仿佛落不到实处。如懿来不及细细去分辨这其中的辛酸甘苦，只是一迭声向外道：“三宝，三宝！快去接蕊心回来。”



彩云散 第二章

蕊心是被放在春藤软围上被抬回来的，她已经根本不能站立。盖在她身上遮掩伤势的白布只有薄薄一层，早被鲜血完全浸透，沥沥滴了一路。江与彬得了消息，一早便来到了翊坤宫，伴着如懿心急如焚，立在宫门口候了良久。蕊心的神志尚且清楚，见了如懿，热泪滚滚而落，强撑着道：“小主，小主，慎刑司的人问不出我什么。”

如懿望着地上触目惊心的血红，如何还答得出话来，唯有泪水潜然而落。

才说完这一句，蕊心就晕厥了过去。如懿只留了小宫女菱枝和芸枝在旁伺候蕊心，检查伤势。蕊心身上的衣裳不知积了多少层血水，混合着伤口的脓液，一层层黏在皮肉上，根本解不开来，轻轻一碰，便让昏迷中的蕊心发出痛楚的呻吟。如懿知她必定是受了无数酷刑，一时也不敢乱碰，只得让芸枝端了温水进来，一点一点化开衣服上的血水，再用小银剪子将衣服小心剪开。

见到蕊心的身体时，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鞭笞、针戳还有棍棒留下的痕迹让她的身上几乎没有一块好肉。她的十根手指受了针刑，那是用细长的银针从指



甲缝里穿进，每一根手指都乌黑青紫，积着瘀血。而更可怕的是，她的左腿绵软无力，肿胀得没了腿形，根本碰不得。如懿心痛如绞，只得忍了泪与恨，由着江与彬和几位太医来查验。

等到夜半时分，几位太医才忙完了出来回禀。这些日子的焦灼寒心让如懿困顿不堪，她勉强沐浴梳洗了，换过燕居的绿纱绣枝梅金团鸾衬衣，坐在灯下默默挑着灯芯。那一颗烧得乌黑卷曲的灯芯便如她自己的心一般，她不敢去细想自己的内心是为何浮动不定，只担心着蕊心，那样忠诚而可靠的蕊心，居然会为了自己落到这样的地步。

江与彬带着沉重的神色走到她跟前时，她的心便凉津津的，几乎坠到了谷底，那声音仿佛不像是自己的了：“蕊心到底如何？”

江与彬含着愠怒的泪光，痛心不已：“从伤痕来看，受过鞭刑、棍刑，伤口被浇过辣椒水，所以化脓厉害，十指都被穿过针，这些都还能治。可蕊心的左腿被上过夹棍，生生夹断了小腿骨，只怕以后便是恢复，她的左腿也不能和常人一样行走了。”江与彬切齿道，“皇上是吩咐了用刑，可她们用刑之重，超出慎刑司所能。微臣问了，是嘉贵妃吩咐格外用重刑的。蕊心不过是一个弱女子，竟然被折磨成这样……”

如懿心头像被火舌滋滋地舔着，烫得皮肉焦裂，可她所承受的惊怕，如何抵得上蕊心这几个日夜的苦楚。她紧紧地攥着绢子，攥得久了，关节也一阵阵酸痛起来。“他们想折磨的，哪里是蕊心？恨不得加诸本宫身上才痛快！”如懿深吸一口气，“你好好儿治着蕊心，其余不要多想，要用什么尽管说，没有什么药是难得的，统统都用上去，务求还本宫一个好好儿的蕊心。”

江与彬沉声道：“是。微臣什么都不会多想，除了治好蕊心，便是要害她的人受一样的苦楚才好。”他仰起脸，“还有一件事，无论蕊心以后如何，能不能正常行走，微臣都想求娶蕊心，照顾她一生一世。”

微红的烛光落在他诚挚的面上，这样深情的男子，不离不弃，亦是世间难得的吧。如懿忽然明白了自己心底更深的害怕，原来她的惊惧与惘然，是明白自己身边可以仰仗终身的男子并不是这样的良人。然而，能如何呢？她亦只能留在这里，留在他身边，继续这样于荣华中颠沛辗转的日子。

如懿在感触中慨然落泪：“蕊心性子要强，你肯，她未必肯。她只怕拖累了你。”

江与彬的声音沉沉入耳，叫人心生安稳：“微臣中意一人，不在乎她身躯是否残损。”

如懿微微笑了笑：“你肯，自然是好的。本宫也知道，蕊心没有选错人。等本宫回过了皇上，定会给你一个答复。这些日子你便常来翊坤宫照顾蕊心吧。”

江与彬答应着，躬身离去。如懿望着他的背影，郁然叹了口气，吹熄了蜡烛，任由自己沉浸在孤独的黑暗里。

次日便是中秋团圆夜宴。嫔妃们见如懿照常以皇贵妃身份主持宫仪，前日里趾高气扬的玉妍反而默默无声，一时也不敢多加揣测，只是如常般欢笑饮宴。皇帝似是极高兴，对嫔妃们的欢声笑语殷勤劝酒来者不拒，终致醉倒，斜斜支在青玉案上，如玉山倾颓，伏几醺睡。

筵席上丝竹歌舞的迷媚间，如懿以雍容清远的姿态，含着得体而温煦的笑意冷眼相望，一壁吩咐李玉：“好好儿扶皇上回去。”她的目光对上嫵婉渴盼的眼，不动声色地嘱咐，“送皇上去令嫔宫中吧。”

嫔妃们一一散去，海兰主持着殿中纸醉金迷的残局，一一收拾。如懿只觉得意懒，仿佛这盛世华章，亦不过是余烬人生的浮华点缀。唯有满月悬于高空，以事不关己的姿态，嘲弄着人间的世事无常。

她轻叹间，望见身边一脉长影。她认得出是谁的影子，便轻声唤：“凌大人。”

一语间，是难言的怅然与感激。凌云彻语意寥寥：“夜凉，皇贵妃不宜立于此地。”

如懿转身看着他，一任裙裾旋成流霞旖旎的盈然。她轻笑如珠：“再冷的地方都待过，这里已经很好。”

这话听在云彻耳中，分明是伤感的。他无言以对，只是道：“皇贵妃受苦了。”

“你眼中本宫的苦，在旁人眼中却是本宫大幸。怕是许多人都在想，瞧，这个女人竟又爬了起来，站得那么稳！”她似笑非笑，倚阑轻叹，“世人只敬仰成功，却无人理会孤寒苦痛。”

云彻坦然：“所以皇贵妃娘娘后福无穷。”

“并非本宫后福无穷。”她深深凝睇，“危局之中，是你偷天换日救了本

宫。金玉妍的那串七宝手串并无问题，的确用的是红玉髓，是我和海兰替本宫换了一颗近乎一样的玛瑙上去。金玉妍本性奢靡，也唯有她弄错，才会让人相信。因为只有她不信佛理。”

云彻端方的容颜谦逊之至：“也是愉妃娘娘问起微臣是否见过那串七宝手串，微臣才想到这个。而宫婢大多不识玛瑙与红玉髓的不同，便是嘉贵妃只怕一时也难分辨。皇上既然疑心深重，自然会肯相信。微臣只是想，她既本意要害娘娘，那么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也不算错。”

仿佛一道幽细的微光从阴暗的深邃处蓦然照亮内心深弥的曲折。原来他与海兰一样，无论惊涛骇浪，依旧一叶相随。云彻一语既了，明如寒星的眼闪过一丝心安理得的快意。如懿与他相视一笑，同望朗朗皎月，心内亦有明澈。

到了十六那日，如懿陪着皇帝在养心殿一一赏玩各王府公侯家送来的节礼。皇帝尤喜欢一个珐琅内绘童子赏春的鼻烟壶，叫人赏赐给了和亲王弘昼。另有一对金凤出云点金滚玉合欢步摇，最是精美不过，皇帝亲手簪在如懿的青丝之上，含笑笑道：“合欢寓意两情欢好，朕替你簪上，再合适不过。”

如懿亦只是低头浅笑，谢恩而已。真的，所谓两情欢好，只在彼此情意与信任上，若要步步疑心，步步惊心，一丝安稳也难得，又何来合欢情好呢？

此时，李玉捧着一张纸进来道：“皇上，刚才用刑下去，贞淑依旧不肯招供。倒是刚才询问了一些与她亲近的宫人才推得些消息，理出这份供状。又迫使贞淑用左手书写申冤，其中几个字与陷害皇贵妃娘娘的几个字十分相似，全是出自一人之手。”

“她肯动笔，那么再要极力扭曲字迹掩饰也难。难为你这般用心，查得一清二楚。”皇帝瞥了几眼，“用左手写的？倒真和皇贵妃的字迹一模一样。”他递给如懿：“你自己瞧瞧。”

倒真是如出一辙。如懿冷笑：“难为她一个李朝女子，倒和本宫的字这么像。”

李玉道：“是。刚才问过了。贞淑在李朝时就习过书法，又略懂医道，所以才成为嘉贵妃陪嫁。贞淑咬死了什么也不肯招供，是启祥宫的小宫女偶然见她藏了几张皇贵妃的临帖私下练字，奴才才有迹可循。可那些宫人们说，自孝贤皇后逝世后，贞淑便常常背着人研习各种字迹，务求练得一模一样，想来对皇贵妃的